

[名著部]
MINGZHU BUBU

中国现代文学

唐弢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唐 弢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张广生 编选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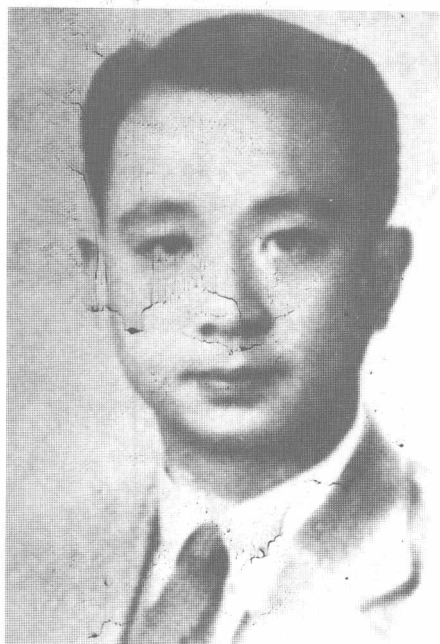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唐 弢

池畔风景

大雪刚刚融化的时候，我和一个同伴，
走到整修好的这条池畔。
整修在深山密林中。游历时，沿
水顺着一道弯曲的池畔，走进山谷，穿过
一片竹林，看见一大片竹林，泉水一样
，人们管它叫葫芦池，就在葫芦池
山下，人们称它为葫芦池，而一片整
池。这是一个大山谷里，它比大湖深
木林和柳树，绿茵茵，一个山谷。
一池水，泉水从山脚奔出，奔回大河
，如咆哮着，如奔腾，如一匹匹一
匹奔腾而下，发出轰鸣。年复一年，在这

唐骏手迹



唐弢作品书影

目 录

杂 文

好现象	3
尽信书	5
青年的需要	7
新脸谱	8
著作生活与奴隶	10
关于小品文	12
略谈英雄	14
从江湖到洋场	16
宫刑及其他	18
拍卖文明	20
赌	22

鬼话与人话	24
曲	26
文章与药	28
老话	30
遣闷	32
恶趣	34
关于游览区	37
出路	39
关于狸猫换太子	41
言志篇	44
“严重的错误”	46
回忆	49
堕民	51
说实话	53
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55
谈礼教	57
“天讨”	59
前后三十年	61
名教遗绪	63
看到想到	65
谈“杂文”	67
悼念马克辛·高尔基	69
向高墙头示威	76
纪念鲁迅先生	81

雨夜杂写	88
释放四题	95
谣言种种	104
盛世的悲哀	106
我淌着冷汗	108
文苑闲话(1—4)	112
恺撒和群众	128
“提起时代”	131
文苑闲话(5)	134
随想	141
关于文艺翻译	143
从“都会的一角”到“新地”	148
文苑闲话(6)	150
天灵盖以外	155
“乐园”胜景图	157
“红的黎明”	159
粉碎敌人的计划	161
我也为伤兵请命	163
吉诃德颂	165
恐怖	167
幻想	169
奴才的唾沫	171
民歌	173
“纯文艺”	175

明枪和暗箭	177
从擂台到戏台	179
书愤	181
争取自由	183
从“抓周”说起	185
帮手和帮口	187
纪念鲁迅先生	189
电影圈	191
书感	193
穷	195
我的看法	197
从欧化到中国底的	199
两种脸谱	201
“雀吃饼”	203
略论自大之类	205
马士英与阮大铖	207
各尽所能	217
笑	219
从罗亭说起	221
柏达列夫斯基	223
丑	225
市侩主义	227
“头衔”一解	229
再真实些	231

略论吃饭与打屁股	233
让我们笑吧	235
“排斥异端”	237
关于人权	239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	241
随笔	243
“破门”解	245
谜	247
逃和趋	249
官商颂	251
戏	253
借尸还魂	255
贼与捉贼者	257
从奴隶到奴隶	259
尾巴及其他	261
石器时代	263
读书有感	265
《周报》休刊词	267
变	271
“觉有情”	273
小卒过河	275
“小市民趣味”	277
谈批评	279
“知识过剩”	281

散 文

故乡的雨	285
海	286
怀乡病	288
追话旧历年	290
春	292
寻梦人	294
路	301
窗	304
桥	307
城	311
飞	315
舍	319
渡	325
镜	335
枕	337
扇	340
帕	342
生死杪	344
停棹小唱	346
心的故事	354
黎明之前	357
我要逃避	359
童年	377

死	379
某夜	382
水仙	384
自春徂秋	385
眼睛	390
拾得的梦	393

书 话

闲话《呐喊》	397
诗人朱湘	400
“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402
《世界文化》第二期	405
关于禁书之二	407
《饶了她》	410
谈封面画	413
岭东风情	416
书林即事	418
唐弢小传	422
唐弢主要著作书目	425

杂 文

好 现 象

因为这回全国运动会，居然有辽吉黑三省健儿参加，有些先生们便因此舒了口气，认为这是好现象。

所谓好现象，这两年来，着实发现了不少，大概是国难愈深，好现象也愈多了吧。上海有租界，住之如登天堂（没钱可不行），国难决不光临，然而好现象却也有。

话得从头讲起。大约是国难开始的时候罢，租界里的华人们也颇曾热闹过一番，跑上十几层大厦，朝着东北，高喊“杀！杀！杀！”这是救国，是好现象。商店的门前贴上一张“本号暂不买卖仇货”的纸条儿；杂志刊物上登几篇关于日本的文章；学生们拉着情人去躺在火车轨道上；一会儿开会讨论，通电出兵，好不热闹。为的是要救国，谁敢说不是好现象！

闸北一开火，连身上有些疮疤的人也变做爱国狂了。据说这是给枪弹打伤的斑痕，曾和日本军肉搏过的，所以也是好现象。为着三角失恋，或者穷得不能过活，去借旅馆自杀，遗书是“愤外侮之不已，请自杀以报国”，也还是好现象。

二年光阴，就在这些好现象里过去了。如今杂志刊物上关于日本的文章已经不大看见；商店门前的纸条早就撕去，却换上“国货大拍卖”的旗帜；卧在轨道上的男女学生，办过汤饼喜筵，赶紧就草离婚声明；会虽然还开，除了全运会外，怕只有时装表演一类的盛典了。这些究竟怎么了呢？曰：“是救国，是呐喊后的实行，是好现象紧接着好现象。”

然而疮疤毕竟还是疮疤，自杀也不复以“报国”闻了。

过去的不想再提，行将过去的可以暂时不提，好现象的制造者要是年轻的话，那是还该有未来的。

十月二十一日。

（原载 1933 年 10 月 21 日《申报》自由谈）